

山中一夕話

一衲道人屠隆參閱

少延清歡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水雜投之。曰少  
延清歡數日。

杜鵑喚歸

石誼未娶，聞杜鵑喚歸，歎曰：此物催人使歸，使

我何所歸耶

孫山荅書

孫山應舉。綴名榜末。朋儕以書問山得失。荅曰。  
解名盡處是孫山。餘人更在孫山外。覽者大笑。

鄭光辭表

宜宗舅鄭光鎮河中。上封其妾爲夫人。不受表。  
辭曰。白屋同愁。已失鳳鳴之侶。朱門自樂。難容  
鳥食之人。上笑曰。誰教阿舅作此好事。

同生戊子

程文惠與龐公同戊子生。程已貴，龐尚爲小官。常戲龐曰：「君乃小戊子也。」龐後大拜。程曰：「今日大戊子都爲小戊子矣。」

王寧相施設

王及善後爲右相，無甚施設。惟不許令史輩將驢入堂，終日驅逐，號驅驢宰相。

孫丁甲第

王禹偁榜丁謂與孫何可比韓柳既而孫冠多士子登第四自以爲與孫齊名恥居其下臚傳之後殿上有人言太宗曰甲乙丙丁合居第四復何言衆大笑

吏部譏譽

吏部侍郎李安期隋內史德林之孫安平公百藥之子性機警嘗有選人被放訴云羞見來路安期間從何關來曰從蒲津關來安期曰取潼

開路去。選者曰。恐見妻子。安期曰。賢室本自相  
諧。亦應不笑。又一選人引鉉。安期看判曰。第書  
稍弱。對曰。昨墜馬損足。安期曰。損足何廢好書。  
爲讀判曰。向看書判非但傷足。兼似內損。其人  
慙而去。

偷狗賦

馮京未第時。讀書于灊山僧舍。僧有犬。京烹之。  
僧訴于縣。縣命作偷狗賦。有警聯云。團飯引來。

喜掉續貂之尾索綯牽去驚回顧兔之頭令嘆賞。

秦魏二使善嘲

李茂貞子從儼爲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持禮使陋而多譖魏搏使少年如美婦人魏搏戲之卒日不革與水草大王拔坐秦鳳曰夫人無多言四座皆笑

好色自迷

唐司空圖有詩云：昨日流螢今日蟬。起來又是夕陽天。六龍飛轡長相望。更恐乘危自着鞭。戒以色列者也。楊誠齋善謔。嘗謂好色者曰：閻羅王未曾相喚，子乃自求押到何也。

省闈蠶問

歐文忠公諱修知貢舉。省闈故事。士子有疑。許上請。至日午。猶有喋喋弗已者。過脯稍閑。與諸僚方酌酒賦詩。士又有扣簾者。公出。士忽問曰：諸

生欲用堯舜字。而疑其爲一事。或二事。惟先生教之觀者。閑然笑公。徐曰。似此疑事。或恐其誤。但不必用內也。内外又大笑。

訴事口給

尚書宗如周。有人訴事。謂其曾作如州官也。乃曰。某有屈滞。故來訴如州官。如周曰。爾何人。敢呼我名。其人慚謝。曰。祇言如州官作如州。不知如州官名。如周早知如州官名。如周不敢喚如

州官作如州。宗大笑曰。令卿目責見侮反深衆咸服其雅量。

禪山胡習

楊貴妃中酒微露其乳。帝捫之曰。溫柔新剃雞頭肉。安祿山在旁曰。滑膩宛如塞上酥。帝笑曰。信是胡兒只識酥耳。

洛中新聞

王拱辰太師卽洛之道德坊營第甚侈。中嘗起

屋三層。最上曰朝元閣。時司馬君實亦在洛。于私第穿地深丈餘。作秘室。邵堯夫見富鄭公譯。問洛中有何新事。仰曰。近有一巢居者。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爲發笑。

王皓失馬得馬

王皓。字季高。少立名行。性懦緩。嘗從文宣北伐。乘赤馬。且蒙霜氣。遂不復識。自言失馬。虞侯爲求不得。湏臾日出。馬體霜盡。繫在幕前方云。我

馬尚在

逆風張帆

唐杭州參軍獨孤守忠領租船赴都夜半急追集船人更無他語乃曰逆風必不得張帆罪大晒焉

羲獻自任

王獻之善隸書變王羲之法爲今體字畫秀媚妙絕時倫與父俱得名其草草踈弱殊不及父

有問義之云。世論卿者不逮獻之。荅曰。殊不爾也。他日見獻之間。尊君書何如。獻之不荅。又問。論者云。君固當不如獻之矣。而荅曰。人那得知。之也。

### 方池詩

錢昭度詠方池詩云。東道主人心匠巧。鑿開方石。貯連漪。夜深若被寒星映。恰似仙翁一局棋。有嘲之者曰。此正謂一局黑全輸也。

遙宗雅嘲

有一故相遠派。在姑蘇。因嬉遊畫其壁曰。大丞  
相再從姪孫某至此。後有士人李章好訕謔題。  
其旁曰。混元皇帝。三十七代孫李章繼至。

人參潔豆

王介甫病喘。藥用紫團山人參不可得。時薛師  
政自河東還過。贈王數兩不受。人勸曰。公之疾  
非此不可活。何辭爲。王曰。平生無紫團參。亦猶

到今日竟不受。王面責而問醫。醫曰。此垢汗非  
疾也。進潔豆令主類之。王曰。天生墨子。予潔豆。  
其如子何。

調懶主人

李章赴賈人小集。主人素鄙會。次章適坐其傍。  
既進饌。主人前一魚。特大于衆客者。章即請于  
主人曰。某與君俱蘇人。每覓人書蘇字不同。其  
魚不知合在左邊者是。右邊者是。主人曰。古人

作字。不拘一體。移易從便也。章卽引手取主人之魚示衆云。領主人指揮。今日左邊之魚亦合從便移過右邊。一座輶餕而笑。

魏收嘲屈

徐之才嘗以嘲談調魏收。收熟視之曰。而是小家方相之才。荅曰。若爾。便是卿之葬具。

也不碍諺語

宋時吏部有一胥好滑稽。有董公遇參選失去

官詔但存紙印遂投狀給據。一日侍郎問其胥  
曰此事無制否胥曰朝公大夫董公過失一官  
請印紙在也不解侍郎覺其譖侮杖一百罷之  
蓋胥有舞十般癩云一般癩來一般癩渾身爛  
了川皮枉也不碍如是凡十首語言相類故應  
聲爲戲云。

分司御史

杜牧爲御史分司洛陽時李司徒恩罷鎮閑居。

聲妓豪侈。洛中名士多謁之。李商隱朝客。以杜  
持憲不敢邀致。杜遺坐客。達意願預會。李邀之。  
既至。獨坐南行。瞪目注視。問云。聞有紫雲者孰  
是。李指之。杜凝睇良久。曰。名不虛得。宜以見惠。  
李俯而笑。諸妓亦回首破顏。杜乃自飲起吟曰。  
華堂今日綺筵開。誰遣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  
驚滿座。兩行紅粉一時廻。意氣閑逸。旁若無人。

衛玠丰姿

衛玠美容儀。驃騎王武子濟其舅也。見玠輒嘆曰。珠玉在側。覺我形穢。後從豫章至都下。都下人久聞其名。觀者如堵牆。玠先有羸疾。勝不堪勞。遂病死。時人謂看殺衛玠。

謝郎中女

謝郎中有女能詩。長嫁王元甫。元甫調官京師。送別云。此去惟宜早。早還休。敎重起。皇天。山君。看湘水。祠前竹。豈是男兒淚。染斑。

償博太守

陳遵祖父遂宜帝微時與有故相隨博奕數負及帝卽位遂爲太原太守乃賜璽書曰太守官尊祿厚可以償博矣

石裕酒沐

石裕方明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

郭文洗花

郭文在山間有石榴楊梅等花爲樵牧所傷郭賣替沽酒以澆之。人問何故曰爲二子洗瘡止痛衆大笑。

鄭泉快飲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慾卽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卽益之不

亦快乎。

平康妓

平康妓。瑩娘。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目一作  
樣。康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  
可作百眉圖。更假歲年。當邀同志爲修眉。史妓  
大悅。

李玄酒

西門季玄造二色酒。白酒中有黑花。因於器中。

花亦不敢中。有壯石故也。崔道旅以金銀銅錢來酬。曰以我三樣錢買君二色酒。欲辭得乎。玄笑而與之。

何佟之潔癖

何佟之字士威。一日之中。洗滌十餘遍。猶恨不足時。嘲之曰。水淫。

方崇陵翻天人案

浙江省下飛來峰石上佛像。是勝因楊禪僧雕琢。

下天竺後壁。是王叔明畫。剝落處。近孫宰子補之。方棠陵爲秋官。卽慮囚江南見而索筆題曰。飛來峰。天奇也。自楊總統琢之。天奇損矣。王叔明畫人奇也。自孫宰子補之。人奇索矣。二者乃山中不平之疑案。予法官也。不翻是案。何以服人。衆傳以爲笑。

楊玠益書

楊玠娶崔季讓女。崔家富圖籍。玠婚後。頗游其

告齋既而告人曰崔氏書爲人益盡曾不之懶  
崔遲令檢之玠叩腹曰已藏經笥矣崔一笑

晦堂點悟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黃山谷以吾無隱乎爾  
之義黃詮釋再三晦堂不答時暑退涼生秋香  
滿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黃曰聞晦堂曰  
吾無隱乎爾山谷笑而服

張氏雀鼠

張士簡名率。嗜酒疎脫。忘懷家務。在新安。遭家  
糞載米二千斛還吳。耗失大半。張問其故。答曰。  
雀鼠耗也。張笑曰。壯哉雀鼠。

晉公術數不爲動

裴晉公名度。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猪魚蒜。擇  
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王夷甫不貪錢

王夷甫雅尚玄遠。嘗嫉其婦貪濁。口未嘗言錢。

錢

序。婿欲試之。令婢以錢達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見錢。闔行呼婢曰。舉卻阿堵物。

岳柱巧詰

岳柱字止所。年八歲時。觀畫師何澄畫陶母剪髮圖。指陶母手中金釧詰之曰。有此可易酒。何用剪髮。何驚笑易之。

蘇舜卿酒佐

蘇子美名舜卿。豪放不羈。好飲酒。在外舅杜祁

公家每夕讀書以一斗爲率。公歎密訖之蘇謂  
漢書張良傳。至良與客徂擊秦皇帝。撫掌曰。惜  
乎擊之不中。遂滿引一大白。又讀至良曰。始臣  
起下邳。與上會于留。此天以授陛下。又撫案曰。  
君臣相遇其難如此。復舉一大白。公笑曰。有如  
此。下酒物。一斗不足多也。

解學士題道士像

壽春道士以小像乞解學士題咏。解書贊贊

道士愕然。瀆。有影無形。拿不得。只因偷却呂  
仙丹。而今反作蓬萊客。

令掾催對

秦興令胡遜嬖一門子。忽見一掾挑之。與密語。  
以爲嫌。問掾何語。掾急遽曰。渠是小人表弟。語  
家事耳。令卽出一對曰。表弟非表兄表子。汝能  
對。免責。掾卽應聲。丈人是丈姓。丈夫。令笑觴之  
以酒。

夏周二公諱語

夏公忠靖以工部尚書治水蘇州松江與給事中周大有同事一日偕宿天寧寺周早如廁夏戲曰披衣靸履而行急事急事周卽應聲曰棄甲曳兵而走常輸常輸衆大笑

宗室子丐食不廢禮

吳明卿叅知大梁時有宗室子奪取民間豆腐食之適鼓吹者在旁競奏其樂人問之曰殿下

進膳聊有食耳

解學士應口對

解學士縚父譯翁九歲時掌帶公詣江沐浴。以衣覆老樹。夫命對云。千年老樹爲衣架。慈應云。萬里長河作浴盤。歸見馬行草野。命對云。黑馬尼拖銀掃筆。對云。烏龍項帶玉絳環。父珍愛之甚。

嘲六十而娶

王雅宜名龍六十再娶許青陽嘲曰六十作新郎  
殘花入洞房聚猶秋燕子健亦病聾聾戲水全  
無力呻泥不上梁空煩神女意爲雨傍高唐衆  
聞而大笑

嘲誤寫枇杷詩

莫廷韓過袁履善家適村人獻枇杷果誤書作  
琵琶字相與大笑屠令君續至莫避去令偶謂  
有莫君不可得見也袁曰正在此因出見而笑

容尚在面令君以爲問袁道其故令君曰琵琶  
不是這枇杷袁曰只爲當年識字差莫卽云若  
使琵琶能結果滿城簫管盡聞花令君賞譽再  
三遂爲莫逆

解大紳書影

解公字大紳七歲時一日友人持其父影而至解  
橫書圖畫禽獸友甚不樂于是續云圖公之象  
畫公之形禽中之鳳獸中之麟友笑而奇之

早吾先拍編次

笑笑先生增訂

哈哈道士較閱

李文正公附譜

李文正公秉鈞時觴客皆明經諸君酒未半以  
有他招皆辭去。公曰今有一題東面而征西來  
怨一句是何主意。諸君思未得以問公。公曰待

湯衆大笑

解學士縉四歲時出遊而偶跌衆笑之。明日細雨落。綢櫈倒街滑似油。鳳凰跌在地。笑殺一羣牛。衆無不搖頭吐舌。

嚴高二相公對

嚴相君訥蘇人面麻俚語於蘇有鹽豆之訥。高相君拱河南人作文常用腹稿俚語于河南有盜號之嘲。二公相遇高笑嚴曰：「公豆在面上。」嚴笑高曰：「公草在腹中。」聞者爲絕倒。

解大紳對

洪武都金水河玉闌干諸勝槩處解大紳慨然有觀光之意子祺乃命對云金水河邊金線柳金線柳穿金魚口解應云玉闌干外玉簪花在簪花挿玉人頭此八藏時也衆大奇之

李文正公神童

李文正公幼舉神童入朝行不能踰門限帝廟御神童足短公應聲曰天子門高帝悅而置之

膝上

伯虎答訪

唐寅

字伯虎

於三月三日浴潔。一客過之見以浴。

辭不悅。及六月六日公往謁。是客亦辭以浴。公

戲題其壁曰：君昔訪我我沐浴。我今訪君君沐浴。

君昔訪我三月三。我今訪君六月六。蓋三月

三乃浴佛之晨。六月六乃浴狗之日耳。

文正公對

帝置李文正公於膝上時父伏於丹陛命以對  
曰子坐父立禮乎對曰嫂溺叔援權也帝以爲  
奇確

葉文問不解軍事

金主亮南侵命葉文問字審言視師江上又問素  
不習軍旅會劉琦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  
兵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

王敦未縉貴家體

王敦初尚王妃。嘗見漆箱盛乾棗。木以塞鼻。王謂廁上六下果食。遂至盡。既還。婢擎金盤盛水琉璃盤盛潔豆。因倒置水中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支元獻高堂

支元獻。齊庄架高堂。堂成而齋暗乏。適寶諫議過曰。堂甚好。只是欠二條梁。主人問其故。答云。一條是不思量。一條是不酌量。

陽明賦詩

王陽明諱守仁年十一時過金山寺龍山公與客酒酬賦詩未成陽明從旁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樓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使賦蔽月山房詩隨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客益奇之

崔夫人猿語

唐杭州刺史某有敵疾。其子錢塘縣王簿夏榮  
看之。榮曰。使君百無一慮。夫人早須宗福以禳。  
之。猶夫人曰。禳須何物。榮曰。使君娶二姬以厭。  
之。出三年。則厄過矣。夫人怒曰。此獠狂語。兒在  
身無病。榮退曰。夫人不信。榮不敢言。使君合有  
三婦。若不更娶於夫人。不祥矣。夫人曰。乍可死。  
此事不相當也。

土地錯配

溫州有土地杜十娘無夫五  
人迎杜十娘以配五老翁合爲一廟。杜十娘爲  
誰？拾遺也。五老翁爲誰？伍子胥也。少卿  
靈豆不對子胥笑曰：「尚有相公之柄，乃乃  
千姨何囉我耶？」

楊大年狎老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老時已  
皤然矣。楊每論事，則侮之曰：「老子以爲如何？」

翰不能堪正色謂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昇日莫留與他免得後人又欺侮他

西字臉

孝皇聖明亦爲左右者所惑有一川官得那陞雖有官者奏知來日有川知州上殿官家莫要笑壽王問如何不要笑奏云外面有一語云裏上幞頭西字臉恐官家見了笑只得先奏所謂知州者面大而橫濶故有此語來自上殿壽皇

一見憶得先語便笑云卿所奏不必宣讀容朕  
宮中自看愈笑不已其人出外曰早來天顏甚  
悅以其奏劄稱旨殊不知西字臉先入之言所  
以動壽皇之笑也

太古碑

紹興九年虜歸我河南地商賈往來攜長安秦  
漢間碑刻求售於士大夫多得善價故人王錫  
老貧甚節口腹之奉而事此一日語共遊近得

碑甚奇及出示顧無一字可辨王獨稱賞不  
已客曰此何代碑王不能答客曰某知之是名  
沒字碑宜乎公好尚之篤也一笑而散

盛丁梅質

盛文肅公諱豐肌大腹而眉目清秀丁晉公謂  
疎瘦如削二公並以文辭知名于時梅學士諱  
每晨起將視事必焚香兩爐以公服罩之揭其  
袖以出坐定撤開兩袖郁然滿室濃香有竇文

實爲館職而不喜修飾。經時未嘗沐浴。時人爲之語曰盛肥丁瘦梅香實矣。

卽事詩

哲宗朝。宗子有好爲詩而鄙俚可笑者。嘗作卽事詩云。日暖看三纖。風高聞兩相。蛙翻白出闌。蝶死紫芝長。漫聽琵梧鳳。慢拋接建章。歸來屋裏坐。打殺又何妨。或問詩意。答曰。始見三蜘蛛糞網於簷間。又見二雀鬭於兩廂廊。有死蛙糞。

腹似凸字死蚓如之字方塊淡飯聞鄰家琵琶  
作鳳栖梧食饅餃未畢而聞人報延安章秀才上  
謁迎客既歸見內門上畫鍾馗擊小鬼故云打  
死又何妨

相公相婆

王和父守金陵刑公退居半山欲出跨驥從二  
村僕一日入城忽渴和父之出公亟入編戶家  
避之老姥自言病痞求藥公隨行偶有藥取以

遺之姥削以麻線一盤。公可將歸與相  
也。公笑而受之。

顏回賈誼

陳和叔爲舉子，通率少檢。後舉制科，驟爲貢科。  
時號執熟。顏回時孔仲舉對制策，言天下有可  
歎息動哭者。既而被斥。和叔曰：「孔生真杜園賈  
誼也。」王平甫聞之曰：「杜園賈誼好對，執熟顏回。」

于翰林

王平甫學士家幹魁碩盛夏入館中下馬流汗  
夾衣劉貢父曰君真所謂汗淋學士也

海蛇何以嗜

王敏道食海蛇曰人何苦嗜之哉一甕而已

錯認老子

弘治中吾郡一蒙子以事官病之急竄匿不出  
官百計索之不能得或言鄉者某多智數官延  
訪之耆老屏左右乃曰欲得之須問老子官曰

老子已在此矣。蒼意蓋用欲取先子之術。官所云謂已執其父也。著曰。不。是。這箇老子。官曰。正是。這箇老子。蒼又曰。如前官終不悟。卽叱之退。曰。這蠢物。尚謂一人有兩老子。何智術之有。

陳介判老大成婚

陳晟知奉新縣。有王允升老而娶妻余氏。爲諸寵所阻。當夜不成婚而成訟。晟判曰。兩家老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成反目。這場公案。

好入笑林。王允升白髮皤然，自謂力微而心壯。  
秦氏女青春過了，亦漁華落而色衰，始焉草草，  
婚姻終也匆匆。聚散暫暫，小小恩珍偶輸與少。  
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

檳榔酬報

劉穆之小時家貧誕節，不持檢操。常往妻江氏家乞食，多見侵辱，不以爲恥。一日食畢求償，江氏兄弟戲之曰：「檳榔消食君乃常饑。」何忽湏。

此及穆之爲丹陽尹召江氏兄弟食令厨人以  
金拌檳榔一斛進之。

宋之間口過

宋之間天后朝求北門學士不許作明河篇以  
見志則天見其詩謂崔融曰非不知宋之間有  
奇才但恨有口過耳宋終身慚憤口過謂口鼻  
也。

崔杜相戲

唐華原令崔忠海。日吃。并其表弟杜延業。遞相  
戲笑。杜嘗語崔云。延業能遣兄作雞鳴。但有所  
問。兄卽湏報。旁人云。他口應湏自由。何得遣人  
驅使。若不肯作。何能遣之。杜卽云。能得。既而傍  
人卽共杜私賄。杜將一把穀來崔前。云此是何  
物。崔云。穀穀。旁人大笑。因輸延業。

楊衡爲人盜文

楊衡初隱廬山。有盜其文登第者。衡因詣闈。亦

登第見其人怒曰。一一鶴聲飛上天在否。荅曰。  
此句知兄最惜。不敢偷衡。曰。猶可恕也。

長鬚無安頓處

蔡君謨美瀆。一日屬清閑之燕。上顧問曰。卿  
有甚美長。夜覆之於衾下乎。將寢之於外乎。君  
謨無以對。歸含幕就寢。思聖語。以指鏡之內外。  
悉不安。一夕不能寢。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梁趙謂詐

唐初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憇客館中。  
閑問貝州佐史云。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即令  
召之。寶顏甚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所  
眼俱赤。至階前。梁寶問云。趙神德。天上旣無雲  
閃電。何以無准则。答云。向者入門來。案後惟見  
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朱砂。半眼供一國。又答  
云。磨公小拗指。猶得太社北。寶更無以對。如謝  
道之。

幡綽善調文樹

唐安西牙將劉文樹，口辯善奏對。明皇好易文，樹鬚生領下，貌類猴。上令黃幡綽嘲之。文樹切惡猿猴之號，迺密賂幡綽不言之。幡綽許而進嘲曰：可憐好箇劉文樹。鬚鬚共刻願別住。文樹面孔不似猢猻猢猻面孔，強似文樹土瓶瓶。

過客大笑。

拂皮相嘲

皮日休謂歸仁紹不遇作龜詩嘲曰硬骨殘形  
知幾秋屍骸終不是風流頑皮死後鑿鷹禪都  
爲平生不出頭歸亦嘲之云八片尖皮砌作毬  
火中浸了水中操一團閑氣如常在惹踢招拳  
卒未休

守忠滑稽

章聖朝春月多分兩府兩制三館于後苑賞花  
釣魚賦詩自元吳叛西陲用兵廢缺甚久幕祐

宋仁宗修舉故事時。韓魏公諱琦爲首相。在宴和

詩。卒章云。曾參二十年前會。今猶台司得再陪。

內侍任守忠以滑稽侍上。從容曰。韓琦譏陛下。

仁宗憮然問故。守忠曰。譏陛下錫宴太頻。上大

笑。

令夫人疑弄已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  
令婦姓伍。他日會諸。相之。既相見。縣令婦問

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王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贊府婦云姓陸主簿婦云姓戚以吾姓伍故相美耳餘官婦賴吾不問必曰姓八姓九今大笑曰人各有姓復令其婦出

孫子荆誤語

孫子荆年少時好爲隱語下武子當枕石漱流

詒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孫曰所以枕流欲沈其耳所以漱石欲礪其齒。

宋子京雪幕揮毫

宋子京修唐書。嘗一日大雪。添幣幕。然椽燭。左  
右熾炭兩巨鑪。諸姬環侍。方磨墨濡毫以澄心。  
堂紙草一傳未成。顧諸姬曰。汝輩俱曾托人家。  
頗見主人如此否。皆曰無有。其間一人來自宗  
子家。子京曰。汝太尉遇此天氣亦復如何。對曰。

只是擁鑪命歌舞，間以雜劇，引滿大醉而已。和  
何比得內翰子京點頭曰：也自不惡。乃閣筆掩  
卷，起案酒飲之。幾達晨明，對賓客自言其事。  
後每謙集，必舉以爲笑。

老婢巧擬宣武

桓宣武自以容姿風氣是司馬宣王劉越石之  
儔，有以比王大將軍者，意甚不平。及北伐還於  
路中，得一巧作老婢，乃越石故妓也。見桓便潸

然而泣。桓問其故。答曰。公甚似劉司空。桓大懼。出外整理衣冠。又呼問此婢。婢云。面甚似恨薄。眼甚似恨小。鬚甚似恨赤。形甚似恨短。聲甚似恨雌。桓於是褫衣解帶。昏然而臥。不怡者數日。

周翰精敏

孫周翰自幼精敏。其父穆之携以見郡侯。時當春作會。侯與座客簪花。侯因命周翰曰。口吹楊柳成新曲。翰曰。頭簪花後生。侯笑曰。何遺

便戲老夫

盛度撰碑

后中立在中書時盛度禁林當直撰張文節公  
知白神道碑進御罷至中書石急問曰是誰撰  
盛卒對曰度撰對訖方悟滿堂大笑

趙伯翁孫兒

趙伯翁肥大夏日醉臥孫兒緣其肚上戲以李  
八九枚內臍中至後日李大爛潰翁乃泣謂家

人曰我腸將死明日李核出乃知孫兒所納  
李子也。爛

荆公嘲湖陰先生

楊德達號湖陰先生丹陽陳輔浙西佳士也每  
清明過金陵上塚畢卽過先生之居清談終日  
率以爲常元豐辛酉癸亥頻歲訪之不遇題一  
絕于門云北山松粉未飄花白下風輕日脚斜  
身是舊時王謝燕一年一度到君家湖陰歸

其詩吟賞久之。曾稱於荆公。公笑曰。此正戲君。  
爲尋常百姓耳。湖陰亦大笑。

胡昉浙漕

胡昉大言誇誕。當國者以爲天下奇才。力加薦引。未數年爲兩浙漕。一日語坐客云。朝廷官爵。是買吾曹頭顱。豈不可畏。適聞人伯卿在座。未趨前云。也買脫空。衆大笑。

漢有三姓

齊有牛通爲臘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嘉爲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許嘲林隱

林和靖號隱士。倣許洞許嘲之云。寺裏掇齋懶老鼠。林間咳嗽老獮猴。豪民送物鷁伸頸。好客臨門猿縮頭。

天怕老婆

尚書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古注云。箕星東方宿。

也東木克北土以土爲妻土好雨故箕星從妻所好而多雨也畢西方宿也酉金克東木以木爲妻木好風故畢星從妻所好而多風也由此推之則北宮好燠南宮好暘中央四季好寒皆以所克爲妻而從妻所好也予一日偶述此義座有善謔者應聲曰天上星宿亦怕老婆乎滿堂爲哄然一笑

楊伯子東像歸山

楊伯子爲潮州守。治聲赫然。爲三輔冠。士民相  
與肖像祠于學宮。與工部尚書戴少卿並祠。伯  
子意不悅。會除浙東廩節將行。辭先聖禮畢。與  
諸生坐于講堂。命取所祠像來題詩其上。而  
有憂民色。天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  
侵。更莫留形迹。何須問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  
老。山林遂卷藏而行。時有戲綴其尾云。可憐。  
工部獨樹不成林。

裴贊侍女詩

裴慶餘佐李北門爲淮南幕。嘗同遊船。舟師悞以船篙水濺侍女衣上。李怒。裴請以詩曰。滿額  
鬢黃金縷。衣翠翹浮動。玉釵垂從教。水濺羅裙  
濕。知道巫山雲雨歸。李笑而赦之。

苗振倒綳

苗振第四人及第。召試館職。晏丞相語曰。宜稍  
溫習。苗曰。豈有三十年作老娘而倒綳孩兒者。

乎既試不中選。晏笑曰。苗君覓倒綑孩兒矣。

侯白潛探使情

陳書令人聘隋。不知其使機。辨深淺。乃密令侯白變形貌。著故敝衣。爲賤人供承客。謂是微賤。甚輕之。乃傍臥。放氣與之言。白心不平。問自曰。汝國馬價貴賤。自云馬有數等。若從伎倆筋脚好。形容不惡。堪得乘騎者。直二十千已上。若形容粗壯。雖無伎倆。堪駕物。直四五千已上。若形

尾燥蹄絕無伎倆。傍臥於氣。一錢不直。使者大驚。問其姓名。知是侯白。方始愧謝。

髑髏受腐

呂祖权言長安有安氏。家藏唐明皇髑髏。作紫色。其家事之甚。因兩家富達。遂爲盛族。後其家析居。爭髑髏。斧爲數斤。張文潛聞之。戲語曰。明皇生虎。爲姓安。入髑髏。合坐大笑。

楊州司馬哭姊

李文禮累遷至楊州司馬。質性急躁。時在楊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古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

和亦怪矣

笑詮四第

唐有姓方人好矜門第。但有姓方爲官必認云。  
親屬知識疾其如此。乃謂之曰。豈色方相是君  
何親。曰。是某再從伯父。問者笑曰。君既方相侄  
兒。只堪嚇鬼。豐邑坊造貞內器所也。

櫻桃詩不成韻

安祿山叛史思明繼逆至東都。遇櫻桃熟。其子

在河北欲寄遺之。因作可同夫詩云：櫻桃一籠子半赤半已黃。一半與公王一半與周至。詩成皆美之。曰明公此詩人佳若能言一半周至一半懷王。卽與黃字聲全稍穩。思明大怒曰：我兒豈可君周至之下。至卽印其子傳也

陸富腹

都墮七月七日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懼書。

老嫗捷口

劉道真于河側自牽船。凡一老嫗採梠。劉謂之曰。女子何不調機利杼。而採梠。嫗荅曰。丈人何不跨馬揮鞭。而牽船。

顧微與祖

嘉興林叔大爲江浙行省檢討。嘗與同僚文介流以沽美譽。日於達官顯宦門前。能解說。若高人勝士。不過素湯餅而已。一日延貴客。久作。多士與集。復以。僕客。一人不能堪。請大作。

叔大被甚。指潘子素求題其畫。子素援筆書一  
絕句云。阿翁作畫如說法。信手拈來種種佳。好  
水好山塗抹盡。阿婆臉上不曾搽。子久笑詣曰。  
好水好山謂達官顯宦。阿婆臉不搽。言素面也。  
言未已。子素復加一句云。諸佛菩薩摩訶薩俱  
不解其意。子素因此卽僧家懺悔。開堂大笑而  
散。叔大數日不見客。

王鐸事急

唐中書令王鐸爲都統以禦黃巢。携姬妾赴  
而妻妬忌。忽報夫人離京在道。鐸謂從事曰。  
巢漸以南來。夫人又自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  
堵。

馭者罵相

則天朝宰相楊再思晨入朝。值一重車將卒由  
西門道滑牛不前。馭者罵曰。一羣癡宰相。不能  
和得陰陽。而令我匯行如此。辛苦再思徐謂之。

曰爾牛亦自弱不得嗔他宰相。

女奴却要

李庚女奴名却要。美容止。善辭令。李有四子。是延禧。次延範。延祚。延祐。所謂大郎。二郎。三郎。五郎也。咸欲蒸之而不得。嘗遇清明之夜。大郎遇之于櫻桃花影中。乃持之求偶。却要取茵席。招之曰。可于廳中東南隅停待。又遇二郎。調之曰。可于廳中東北隅相候。又逢三郎。東之曰。可

廳中西南隅相待。又遇五郎。握手不可解。曰。可于廳中西北隅相待。四郎皆持所授茵席。各趣一隅。頃却要燃炬籠屏。照之曰。阿堵貧兒。爭敢向這裡覓宿處。四子各并所携掩面而走。

李女可憐

桓司馬溫以李勢女爲妾。南郡王拔刀率婢數十。往李所欲砍之。見李在牕前梳頭。髮垂委地。姿貌絕麗。徐乃結髮歛手。向主曰。國破家亡。無

心以至今日。若能見殺。猶生之年。神色閑王。言悽惋。王乃擲刀抱之曰。我見猶憐。何況老奴。不能作無麵餅。

晏景初請一僧住院。僧辭以窮陋不可爲。景初曰。高才固易耳。僧曰。巧婦安能作無麵湯餅乎。景初曰。有麵則拙婦亦辦矣。僧慙而退。

韓浦兄弟

韓浦韓洎皆有文辭。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

文譬如繩樞草舍。聊蔽風雨。予之爲文是造五  
鳳樓手。浦聞之。因親知寄局牋題詩贈洎曰。老  
兄得此全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

崔以戲動李夫人

崔鉉之在淮南。嘗俾樂工習其家僮以諸戲。一  
日其樂工告以成就。且試焉。鉉命演于堂下。與  
妻李氏坐觀之。崔以李氏妬忌。卽以數僮衣媚  
入。求曰。妻曰妾。列于旁。謂一僮則執簡束帶。旋

雅誥其間張樂命酒笑語不能無屬意者李氏未之悟也久之戲愈甚悉類李氏平昔所爲李氏雖少悟以其戲偶合私謂不敢然且觀之竟志在于發悟愈益戲之李果怒罵之曰奴敢無禮吾何嘗如此箇指之且叱曰咄咄赤眼作而白眼諱乎鉉大笑幾至絕倒。

范寺丞妻

撫州鹽酒范寺丞者，懷色美而妬。范寵憚之，每

官每休暇招妓燕集皆不得預。一夕范輪次直宿會有告宿釀者范晨率吏卒徑往搜捕其同事李供奉者素知范妻之姦戲取妓鞋密置范臥具中湏臾務更携衾褥歸妻展衾得鞋神色沮喪詰所從來吏言不知於是泣怨良久拊心而呼曰天乎有是邪乃入室闔戶而寢須之范還排戶入則自經死矣。

李朝陳越席

蔡君謨守福唐會李太白與陳烈于皇湧亭以  
歌者侑酒方舉板一拍驚驚怖越席舉木踰丘  
而去李作詩曰山鳥不知紅粉落一聲檀板便  
驚飛

党進怒衄畫工

党進命畫工寫真寫成大怒詰畫師云我前席  
見畫大虫猶用金箔貼眼我消不得一對金眼

江南驛吏

江南一驛吏以幹事自任。典郡者初至，吏曰：「驛中已理請一閱。」之刺史往視，初見一室署云酒庫，諸醞畢熟，其分畫一神。刺史問是誰，言是杜康刺史曰：「公之餘也。」又一室署云茶庫，諸茗畢貯，復有一神，是謂云是陸鴻漸刺史益善之。又一室署云藥庫，諸藥畢備，亦有一神，問是誰，吏曰：「蔡伯喈刺史。」公白不必置此。

鬻餅不聞歌

劉伯芻侍郎所居巷。日有鬻餅者。早過戶必聞謳歌。當爐召與萬錢。今多其本。曰取胡餅。償之後過其戶。寂不聞。呼問曰。何輟歌之速乎。曰。本領既大。心計轉粗。不暇唱渭城矣。

地方相禮

北方民家吉凶。輒有相禮者。謂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韓魏公自樞密歸鄆。赴一姻家禮席。偶聽

中有荔枝欲嚼之白席者遽唱言曰資政喫荔枝請衆客同喫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復取白席者又云資政惡發也却請衆客放下荔枝

賈待詔侍太宗基

宋太宗時待詔賈玄者。事侍上基。太宗饒玄三子。嘗輸一路。太宗知玄詐。詣其藝也。乃謂曰。此局已復輸我。當榜汝。既而滿局。不生不死。太

宗曰。亦許也。更一局。汝勝賜汝紳。不則投汝于  
水中。局既平。不勝不負。太宗曰。我饒汝子而局  
平。是不勝也。命左右投之水中。乃呼曰臣握手  
尚有一子。帝大笑。賜以紳衣。

新郎阿婆

薛逢晚年厄于宦途。策羸馬赴朝。值新進士級  
行而出。圍司所由數十人。見逢行李蕭然。前導  
曰。回避新郎君。逢遺介語曰。莫資相阿婆。三五

年時也曾東塗西抹來。

梁瀨及第謝表

梁瀨年八十二狀元及第謝啓曰。白首窮經少。  
伏生之八歲。青囊得路。多太公之二年。

元章顛索右軍帖

米元章在蘄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  
畧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  
元章曰。若不見從。從某卽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

船船欲墮攸遂與之乃喜。

延之慙偃

何偃路值顏延之。遙呼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向。公何以見呼？」爲公偃慚而退。

捧硯監簿

后曼卿一日語僧秘演曰：「館俸清薄，恨不得通飲。」演曰：「非久當引一酒主人奉謁。不數日，引一

納粟牛駕角來以舊醪十擔爲贊列醞於庭演  
爲傳刺曼卿愕然延之乃問甲第何許生曰一  
別舍不繁臺之側曼卿聞語演曰繁臺寺閣虛  
爽可夢久不一登其生曰學士與太師果欲登  
閣當具酒歡迎候曼卿因許之一日休沐約演  
同登演預戒生生果陳具于閣器皿肴核冠於  
都下后演高歌醉帶俠至落日曼卿醉喜曰此  
遊可紀乃以筆漬墨濡巨筆題云石延年曼卿

同空門詩友老演登此生拜叩曰庶賤之人幸  
獲陪侍乞掛一名以光賤迹曼卿大醉握筆沉  
慮目演佯聲諷曰大武生春硯用事可也演以  
爲言竟題云牛某捧硯永叔後以詩戲曰捧硯  
得全牛

女婿嫁夫

歐陽修與王拱辰同爲薛簡肅公婿歐先娶長  
女王娶其次後歐公夫人故再娶其妹人戲曰

舊女婿爲新女婿夫娘作小娘夫。

張司錄夜殺猪

張端爲河南司錄。府當祭社，買豬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端即令殺之，更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至人登時殺之勿論。尹大笑，爲別市猪。

覩嵩減疾

劉瑱妹爲鄱陽王妃，性極姦。王爲明帝所誅，她

追傷成疾。與不能止。乃令陳郡殷待。畫鄱陽王與寵妃照鏡狀。如欲偶寢。以示妃。妃睡罵曰。故宜早死。于是病亦除差。

阮簡圍棋

阮簡爲開封尹。有劫賊。吏白曰。甚急。簡方客圍棋。長嘯。吏曰。劫急。簡曰。局上劫。亦甚急。

姊弟雙寵

苻堅初滅燕。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

卷之五  
色堅納之。龍冠後宮。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  
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歌曰。一雌  
復一雄。雙飛入紫宮。咸懼爲亂。王猛切諫。堅乃  
出冲。後冲進逼長安。堅遺之錦袍曰。朕於卿恩。  
分如何。而於一朝忽爲此變。

伯益希孟題贊

陳伯益面黑而狹。多鬚。希孟見寫真。指壁上戲  
題云。伯益之面大無兩。指髭耳不仁侵擾乎。其

旁而不已于。是乎伯益之面所餘無幾。希孟避  
寧宗諱。改名直。字古民。伯益咏其名曰。欵餅担  
頭挑取去。白衣舖上唱。將來。伯益又寫一真衣。  
阜道服跡僧鞞布。並贊之曰。神韞俗人。墳齋道  
服儒巾。面皮秋水。長天一色。落霞孤鶩。飛閒  
者矣。倒。

死生無見

程師孟嘗請于王介甫曰。公文章命世。其幸也。

公同時願得公爲墓誌庶傳不朽惟公矜許王  
問先正何官程曰非也某恐不得常侍左右欲  
預求墓誌俟死而刻之耳又王雱死有張安國  
被髮藉草哭于柩前曰公不幸未有子今郡君  
妊娠某願死托生爲公嗣京師朝曰程師孟生  
求速死張安國死願托生

荅湏古玩

江夏王義恭性愛古物常廻就朝求之侍中何

景已有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意不平常出行于道中見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擎送之歲云承復頤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

道民黥面

施道民爲孫威敏所黥旣而復得爲民僧小字軍人肩輿而出歸子固見之曰好一隻來註轎

子

宋人戲破

宋人戲作破題古曲題云看看月上蒲萄架  
那人應是不來也最苦是一雙鳳枕閒在繡緝  
下破云時至人未至君子不能無疑心物偶人  
未偶君子不能無感心吳歌題云月子孭孭照  
幾州幾家歡樂幾家愁幾家夫婦同羅帳幾家  
漂散在他州破云運於上者無遠近之殊形於  
下者有悲歡之異小曲題云媽媽只要光光鏡

我苦何曾管。雪下去官賣酒。輸番幾曾得免。怎容賴有客。教奴伴破云。吾親徇利而忘義。既不能以憂人之憂。者身徇公而忘私。又強欲以樂人之樂。

年少戲責

乾道中。衆客赴郡宴。伎樂甚盛。一年少員子見色。雨就席中。一客以服辭。乃命徹樂。勸酬次年。少責此人曰。敗一席之歡者爾也。真所謂不自

殞滅禍延過客者則賓主爲之哄堂

程尹識字未穩

程單乃文簡公之子。尹京日有治聲。雖不甚知字。嘗有道民投詞牒。乞執狀造橋。單大書。昭執二字。斯人見其誤。遂自之合。是照執。今是昭執。乃漏四點爾。單取筆。忽於執字下加四點。乃爲昭熟。麾舍諸生作伍以譏之。

曹東畝慰足詞

曹東畝赴省。陸行良苦。作詞自慰。其詞云。春閨期近也。望帝鄉。迢迢猶在天際。懊恨這一雙腳底。一日廝趕上。五六十里爭氣扶持我。才得一官歸。恁時賞你穿對朝靴。安排你枉驕兒女。更選可鞋。夜間伴你。

關漢卿得還王謔

大名王和卿。滑稽挑達。傳播四方。中統初。燕市有一蝴蝶。其大異常。王賦醉中天。小令云。擰破。

莊周夢兩蝶爲東風三百處名園一采一箇空  
難道風流極説殺尋芳密蜂輕輕的飛動賞花  
人指過墻東由是其名益著時有開漢卿者亦  
高才風流人也王常以譏謔加之關雖極意還  
各終不能勝王忽坐逝而真垂雙涕尺餘人皆  
歎駭關來吊唁詢其山或對云此釋家所謂坐  
化也復問鼻懸何物又對云此玉筋也關云我  
道你不識不是玉筋是槩咸發一笑或戲關云

你被和卿輕侮半世。死後方纔選得一書。凡六  
畜勞傷。則臭中常流腥水。謂之緊。又慣處計人  
之短者。亦謂之緊。故云爾。

羅隱嘲妓詩

羅隱與鍾陵妓雲英有舊。妓一日譏隱未第。隱  
嘲以詩曰。鍾陵醉別十餘春。重見雲英掌上身。  
我未成名君未嫁。可能俱是不如人。

處士生欲速死

謝敷隱居稽山初月犯少微。一名處士星。識者以隱士當之。時吳國隱士戴逵名重于敷。時人憂之。俄而敷死。會稽士子嘲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

喜不識字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階而行。忽見一老卒臥於目中。久伸其適。梅忽嘆曰。暢哉。徐問之。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

梅曰更快活也

舉世皆濁

李涉過九江遇盜問何人從者曰李博士也其豪首云若是李博士不用剽奪久聞詩名願題一篇足矣涉贈一絕曰春雨瀟瀟江上村綠林豪客夜知聞相逢不用相廻避世上如今半是君

張觸僧怒

張逸客呼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太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闊遂懼頓少時不意其怒

嘲附會姑氏

令狐綯入相自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通族由是遠近趨之至有姓胡冒令者溫庭筠戲

爲詞曰。自從元老登崩後。天下諸胡參拜。令

### 鍾毓鍾會

鍾毓鍾會。小時值父繇晝寢。因共偷服藥酒。其父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毓曰。飲以成禮。不得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會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

### 相傳小號

吳人多謂梅子爲曹公。以其嘗與梅止渴也。又

謂其爲右軍。有一士人遺人醋梅與燁。燁作書云。贈及曹公。一髡湯婦。右軍兩脚。聊備一饌。

與優段

讀書而不應舉則已矣。讀書而應舉而望登科。登科而仕。仕而以進取。苟不違道與義。皆無不可也。而世有一種人。既仕而得祿。反嚙嚙然以不仕爲高。若欲棄之。此豈其情也哉。故其經營有甚於欲仕。或不得間而入。或故爲小辜以去。

因以遊留往往遂窮名以得美官不辭世終不  
寤也有言窮書生不識慢頭計無從得一日見  
市肆有列而鬻者輒大呼什地主人驚問曰吾  
畏慢頭主人曰安有此理乃設慢頭百許枚空  
室閉之徐伺于外寂不聞聲穴壁覗之則以手  
搏搘食者過半矣亟開門詰其然曰吾見此忽  
自不畏主人知其紿怒而叱曰若尚有長手曰  
尚有畏縮於兩碗爾此豈求不仕者耶

劉將軍不識鳳毛

謝超宗與右衛將軍劉道隆同朝。武帝稱謝殊有鳳毛。劉出候謝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曰：懸齋之室，何得異物耶？劉曰：方侍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含笑還內。劉謂檢覓鳳毛，待久而去。